

言此不欲天下之人去四聖之名趣二凶之實也使求道者
審名實之俱非知憂喜之均累故以天下萬世之所同是非
者爲言俾之遺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道也且爲四聖者樂
天知命未始有憂其所謂窮毒憂懼皆不得已而應世與民
同吉凶之患而憂民之憂爾其所以有聖智之名者亦人與
之名而弗拒爾必知此而後知列子之言是乃與四聖同道
者

楊朱下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
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
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
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
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
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也

解曰治天下者必知所謂如運諸掌而後可以語治也楊子
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信斯言也則不
下帶而道存奚啻運諸掌哉苟能此道矣則我無爲而民自
治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以不治治之也如欲治之而治則一
妻一妾已不勝其治矣三畝之園已難爲其力矣是使堯牽

羊而舜荷箠之類也故曰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回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解曰可言可爲無非事者不離於言爲之域則不逃於時數之運矣雖太古之治必有事焉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世每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

女集四

降而事愈叢矣以耳目之見聞計所識之多寡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推而上之至於皇帝則存亡覺夢或有或無及於太古則已滅矣已失矣孰誌之哉由是美惡之跡均在所遺謂善爲可趨則善名久亦滅矣謂惡爲可避則惡聲久亦消矣但遲速之間爾安可致惑於遲速奔競而不已哉然則爲皇爲帝爲王其應世之事不離於可名之域其果是耶其果非也耶蓋帝王之跡出於感而應迫而動無心於名而人以其名歸之與夫矜毀譽而要名者異矣故其應世之事雖與時俱往而所以爲聖者則獨存而常今不然何以貴於聖人之治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旣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旣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解曰人之生必將資物以爲養性是乃養生之主衛生之經達生之情所不可不爲而其爲不免矣蓋身固生之主故有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生必先無離形物亦養之主故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故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形不離而死亡者有之矣故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世之人不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也橫私天下之身以爲我橫私天下之物以爲養是務夫生之所無以爲也形未必全而生理滅矣則世奚足爲哉能棄事遺生而至於形全精復者其唯聖人乎聖人猶兆於變化未能忘我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真則公天下之身而身不異物公天下之物而物無非我此莊子達生之所謂精而又精而此之謂至至者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

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
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
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

解曰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秉彝
而好德則名斯實之名立而位至矣名位立而資財有餘矣
此四事之序也人之壽固有若彭祖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者則人之貪生奚有已哉至於烈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未
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苦心勞形終身遑遽豈復須臾之寧
哉四事之於人每不得而兼之有一于此雖終身役役曾不
足以充其欲況於兼四者之有而徇之又安能償其無厭之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求哉此生民之所以不得休息也有此四者則進將以有求
退將以有避恐懼於幽畏鬼責也矯情於俗畏人非也威不
必爲我施恐恐然唯畏其我及也刑不必爲我設惴惴然唯
畏其我犯也一身之微無動而不制於物而在我之真宰喪
矣此之謂遁人殊不知齊死生之變則壽夭可忘審知足之
富則貨財不足徇車服不庸則刀鋸不加理亂不聞則黜陟
不知在我者一無所羨則在物者都無所畏其寓於天地之
間也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天下無對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
之謂至貴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夫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解曰饑而食寒而衣有生者不能免其欲有欲而不足則爭興君臣之分所由以辯也民莫不衣食而不盡婚宦也婚則人道之患眾矣宦則羨慕之心起矣生民之不得休息其本於此乎人不婚宦雖未能都無情欲愈於凡民道矣所謂君臣道息者是乃君臣皆安莫知作上作下而無有於親讐也是以君臣之義不可廢而其道則可息也

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脆急一朝處以柔毛絺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罕

女集四

解曰均是人也爲田父而享國君之奉則病矣爲商魯之君而與田父侔地則憊矣夫捨膏粱而從茹藿故人情之所難以茹藿而易膏粱疑人之所易而不能易田父之安者習之移人不可遽易也矧夫汨於外物恬於俗學而欲俾之易其習而安於至道宜其未之思者以爲遠也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麤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燠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棗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解曰衣緼麇者不知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之溫美戎菽甘
泉莖芹萍子者不知有膏粱之美暖暖姝姝而不知道之衣
被萬物惑於世味而不知道之淡乎無味亦猶此矣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
者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解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皆分外之物也苟務此而求之亦
無厭之性也奚必外此而有求而後爲無厭哉孟子以目之
色耳之聲鼻之臭四肢之安逸爲性列子之教蘄於順性而
逸樂惡夫矯情以招虛名故以有此四者而求於外爲陰陽
之蠹也且言有此四者是或爲富足以有此四者爲言也如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聖

卷三

女集四

亦必待於求四者而有之其爲無厭孰大焉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
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
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解曰忠則敢於犯顏義則果於制物忠或過於厲已入則反
菑之矣義或失於刻核則不肖之心應之矣若夫以道事君
則身苟美名君都顯號不亦君臣皆安乎以道應物則我常
無爲民皆自化不亦物我兼利乎老君曰大道廢有仁義國
家昏亂有忠臣亦此意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君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

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賔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賔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解曰鬻子之去名非無之也不守之爾老君之賔名非去之也不主之爾蓋有生斯有身有身斯有累物我交構事無非名名無非實性之苦逸名則係之名胡可都亡之耶悠悠之徒羨羨虛名趨之不已因失其右實矣故慕仁之名者有至於殺身慕義之名者有至於滅親子推死於忠尾生死於信是皆守名而累實恤危亡之不救者也列子此篇於名實之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聖

女集四

理反復告說盡之矣慮夫學者遂以爲其道欲盡去天下之名也故又爲之說曰但惡夫守名而累實者夫苟能不守其名而無累其實是乃鬻子之去名莊子之賔名聖人之所謂無名而處身應物之道無餘蘊矣

楊朱解

子列子之經明大道之要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正統也楊氏爲我是邪說誣民者蓋聖人之道莫此之甚故後之學聖人者以能言詎楊墨爲聖人之徒觀列子以禦寇爲名是亦以開先聖之道爲已任也其書乃務引楊墨之言以垂訓嘗以孔子與墨子均爲天下之所願安利者至此又爲楊朱一